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山東通志卷三十五之五

藝文志五

箋啟

辭徵牋

三國

管寧

臣海濱孤微罷農無伍祿運幸厚橫蒙陛下纂承洪緒德並三皇化溢有唐久荷渥澤積祀一紀不能仰答陛下恩養之福沈委篤痾寢疾彌留逋違臣隸顛倒之節夙宵戰怖無地自厝臣元年十一月被公車

司馬令所下州郡八月甲申詔書徵臣更賜安車衣被茵蓐以禮發遣光寵並臻優命屢至怔營竦息悼心失圖思自陳開申展愚情而明詔抑割不令稍修章表是以鬱滯訖至今日誠謂乾覆恩有紀極不意靈潤彌以隆赫奉今年二月被郡州所下三年十二月辛酉詔書重賜安車衣服別駕從輿郡功曹以禮發遣又特被璽書以臣為光祿勳躬秉勞謙引喻周秦損上益下受詔之日精魂飛散靡所投死臣重自

省揆德非園綺而蒙安車之榮功無竇融而蒙璽封
之寵淦稅駕下荷棟梁之任垂沒之命獲九棘之位
懼有朱博鼓妖之責又年疾日侵有加無損不任扶
輿進路以塞元責望慕閭闔徘徊闕庭謹拜章陳情
乞蒙哀省抑恩聽放無令骸骨填於衢路

答臨淄侯牋

三國

楊修

修不侍數日若彌年載豈由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
深耶損辱嘉命蔚矣其文誦讀反覆雖風雅頌不復

過此若仲宣之擅漢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
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至於修者聽採風聲仰
德不暇自周章於省覽何遑高視哉伏惟君侯少長
貴盛體發旦之資有聖善之教遠近觀者徒謂能宣
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復謂兼覽傳記留思文章
令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矣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
頻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孰能至於
此乎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

心借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
焉修之仰望殆若此矣是以對鶚而辭作暑賦彌日而
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伏惟執事不知其
然猥受顧錫教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
南字值千金弟子箱口市人拱手然而賢聖卓犖固所
以殊絕凡庸也今之賦誦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
無別耳修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若
此仲山甫周旦之疇皆為有誓耶君侯忘聖賢之顯

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為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
之大業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鐘書名竹帛斯自稱
量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輒受所惠竊備蒙
賸誦詠而已敢望惠施以忝莊氏季緒璫璫何足以
云反答造次不能宣備

上蕭太傅固辭讀禮啟

梁

任昉

昉啟近啟歸訴庶諒窮款奉被還旨未垂哀察悼心
失圖泣血待旦君於品庶示均鎔造干祿祈榮更為

自拔虧教廢禮豈關視聽所不忍言具陳茲啟昉往
從末宦祿不代耕饑寒無甘旨之資限役廢晨昏之
半膝下之懽已同過隙几筵之慕幾何可憑且奠酌
不親如在安寄晨暮寂寥聞若無主所守既無別理
窮咽豈及多喻明公功格區宇感通有塗若沛然降
臨賜寢嚴命是知孝治所被爰至無心錫類所及匪
徒教義不任崩迫之情謹奉啟事陳聞謹啟

上瑕丘韋明府啟

唐

駱賓王

側聞觸籠戢翮負垂天而跼影伏檻羈蹄望絕塵而
跪足故以遊蓮邁綆悟宋主於嬰羅在藻迷波顧蒙
莊於响轍是以臨淄遣婦奇束縕於齊隣邯鄲下客
效處囊於趙相伏惟明公締址瓊峰靈嶽蔽丹霄之
景圖基珠溜神流沃清漢之波玉札飛文綜宏詞於
楚傳金羸緝藝味雅道於扶陽孕蘭畹而生姿灋霸
鍾高門之慶產銅溪而寫鏐荆藍資象德之禎幼辨
羝羊演飛龍之秘策夙談孔雀對家禽之麗詞赤野

浮炫價之光珠胎瑩色丹穴倍來儀之迹鳳彩含姿
靈襟轉壁絢逸照於蘭池神府驚蘋韻清音於桂浦
談叢散馥韞餘氣于九蘭筆海流濤駭洪波於八水
綰銅麟甸製錦鳬郊化決下車恩孚攬轡德聲含詠
仁風飄十地之雄道化編謠惠露灑三天之渥狎中
牟之馴雉豈懼驍媒驚重泉之瑞鸞非關照舞雖則
塵飛范甑垂銀有結綬之華而乃調理宓絃烹雞屈
函牛之量加以招攜白屋歡誘青衿遂使漱流逸客

望驥足以雲蒸棲泌遺才凝龍門而霧會某緯蕭木
品拾艾幽人寓跡霄壇挹危直之秘說托根磬渚戢
戰勝之良圖幸以奉訓趨庭束情田於理窟從師負
笈耘性識於書林至於九流百氏頗總緝其異端萬
卷五車亦精研其奧旨將欲優游三樂負杖以終年
棲遲一丘鳴紵而卒歲諒以糟糠不贍甘旨之養屢
空簞食無資朝夕之懷寧展是以祈南陽之捧檄擬
毛義之清塵思魯國之執鞭蹈孔氏之餘志屬以蠶

秋應節雁序屆時飈金將露玉共清柳黛與荷絳漸
歇實含毫振藻之際離經析理之期不揆彫朽之材
竊冀遷喬之路輒期泛愛輕用自媒倘荆璞無見致
疑夜光不逢按劍則沈骸九死終望銜珠殞首三泉
徒希結草載塵清矚跼影外慚冒瀆威嚴循心內駭
謹啟

上齊州張司馬啟

唐
駱賓王

昔者薛邑聞歌揖馮驩於彈鋏夷門命駕顧侯嬴于

抱關何則志合風雲戴笠均乎乘馬情諧道術忘筌
貴乎得魚是以挹蘭言于斷金交蓬心于匪石庶清
音默聽賞流水于雅絃妙思通神叶成風于郢匠伏
惟公流源白水浸地軸以輪波纂慶黃軒感星精而
誕命綴朱華于七曜聯玉葉于五雲至夫神石槁祥
靈鈎表貺千年馭鶴振仙駕於帝鄉七葉珥貂襲榮
光於戚里因以紛綸國牒昭晰家聲泊乎鹿走周原
輔秦國而興霸蛇分沛澤翼漢運以開基常山王之

玉潤金聲博望侯之蘭薰桂馥羽儀百代掩梁竇以
遐騫鐘鼎一時駕袁楊而岳立故得重規遠鏡湛月
路以流清茂祉遐舒架雲門而擢秀公英飛鳳穴藻
五色以凝華頴躍龍泉涵九重而毓潤風情疎朗霜
明月湛之姿氣骨端嚴雪白冰清之概若乃性符神
授道擅生知挫三端于情鋒朝九流于學海博聞強
記辨晉國之黃熊將聖多能識吳門之白馬言泉漱
迥驚瀑布以飛瀾文江澹清含濯錦而翻浪鬱槐市

以增茂穆蘭室以流芳於是翔鱸應符觀光上國飛
龍成卦利見大人搏羊角以垂天展驥足而騰景翼
貳潛邸紹敬祖之清廉光贊外臺陳君回之亮直推
公平而折獄磔鼠謝其嚴明擁端慤以行仁化蛇慚
其智勇加以清規日舉湛虛照于冰壺玄覽露凝朗
機心于水鏡謙光自牧恭已愛人片善必甄揖虞翻
于東箭一言可紀許顧榮以南金某抱疾支離材均
擁腫進不能渥蘭分竹綰銀黃于雲臺退不能絕粒

茹芝煉金丹于地肺而出沒風塵之內漂淪名利之
間遊無毛薛之交仕乏金張之援塊然獨處者一紀
於茲矣然而日夜相代恐溝壑之非遙貧病交侵思
薜蘿之可託願處幽控寂追夏黃于商山樂道棲真
從魯連於滄海豈圖語默易爽心迹難逃從橋之恨
逾深攀桂之情徒切是用絕心乾沒耽閱丘墳謁子
特于南荆訪康成于北海西遊梁益仰司馬王楊之
風東入臨淄慕淳于管晏之智瞻言前古徒欲思齊

俯惟當今空勞懷剡不意雲浮礎潤霜落鐘鳴揖郭
泰于仙舟有道斯在賞駿明于徹俎盛德猶存雖雅
調清歌識寡和于郢路而庸容濫吹竊混奏于齊等
輕撮課囊揄揚盛德庶金波離畢零陵之石自飛瑤
光建寅蕭丘之火漸熟學慚麟角德類鴻毛愧汗如
漿憂心若厲

上兗州崔長史啟

唐

駱賓王

側聞豐城戢耀駭電之輝俄剖沙丘跪迹躡雲之轡

載馳然則激湍侵星佩潛蛟于壯武騰鑣思塊騁蹕
駿于咸陽且响轍疲鱗側羨鰲潭之躍觸籠短翼迥
望鵬程之飛是以齊郊夕唱牛歌挾白石之詞漢境
朝趨車候驚拂塵之思伏惟公騰瀾浴景濬靈派以
含珠擢幹捎雲翊孤巖而聳桂崇基疊秀匡霸道于
周盟茂緒聯輝贊文場于漢威偉龍章之秀質騰孔
雀之俊年叶鳳彩于英姿辨蟾精于弱歲靈臺弘遠
馳霄練于霜鐔丹府幽深絢朝虹于壁渚心波湛漢

泳曜魄于黃陂情岳于天韜風雲于稽巘龍津共濟
競欣登御之車蕪室欽賢必擁澄清之轡鬱文條而
耀彩藻逸潘花曄詞峰而銜價光浮衛玉然則崑溪
既琢必見山川之精樹羽已懸行嗣雲韶之響是以
佐龜陰而行化務肅百城輔麟壤以宣風恩覃千里
徽猷克著逾盛德于休徵聲績聿宣軼英規于恭祖
佩呂刀而紹美已贊褰帷之遊屈龐驥於未伸將騁
仁風之駕加以側階引彥鑒駿子之遺言倒屣延賓

辨王生之雅量故使圓流之下探照垂于長波高岫
之巔剖連城于幽石其斗筭小器螭蛟未才斜帶嶧
桐戢晞陽之厚德傍隣汶篠慕貫時之貞勁直以容
膝一丘曲阜之瓢遽切枕肱五畝成都之壁已窮擔
石厭于糟糠負薪疲于裋褐然而少奉過庭之訓長
趨克己之方戈志書林咀風騷於七畧耘情藝圃偃
圖籍於九流灑惠渥于羊陂屢泛文通之麥峻曲岸
於鶯谷時遺公叔之冠雖不能縱逸韻于霜皋唳野

致九天之響而頗亦蓄清芬于露薄垂薰有十步之
芳而乃惡迹魯鴻非荆山之抵鵠筵名韓犬歎稽阜
之陸梁方令玉琯纏秋金風動籟吳宮歸乙望陰岫
以依遲素林返鴻候陽潮而低舉簞金味道之子俟
纁帛以彈冠屑玉含毫之人望弓旌而翹足竊不揆
于庸識輒輕擬于揚庭所冀曲逮恩波時流咳唾倘
能分其斗水濟濡沫之枯魚惠以餘光照孀棲之寒
女得使伏檻駕蹇希騏驎而蹠足竄棘翩翩排鴛鸞

而刷羽則捐軀匪吝碎首無辭雖復投報楊金君子
以之貽戒效誠魏草小人之所以懷恩輕瀆威嚴深懼
履尾載塵聽覽迫甚抱冰

上兗州啟

唐駱賓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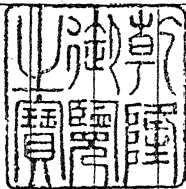
側聞未遇孫陽鹽車無絕塵之迹時逢和氏荆山有
連城之珍豈若聽清音於爨餘則枯桐發響收夜光
於玄壁則怪石騰輝在物猶然況於含識者矣伏惟
明使君鳳穴振儀龍門標峻瓊雕岳立表秀干雲霞

煥霜霏澄虛鑒物既而代工天府忠簡帝心擁熊軾
而撫百城建隼旗而臨千里坐常敷惠恩纏去思剖
竹垂仁式歌來暮清擬夜燭警比晨烏外勗九農內
弘五教導之以禮樂齊之以刑書約法遵寬設蒲鞭
之恥主言惟信控竹馬之期甘雨隨車雲低輕重之
蓋珠還合浦波含遠近之星至如卧理稱難坐嘯匪
易披裳問疾垂愛景以字人褰帷廣聽穆薰風而扇
物嚴霜秋降叶隼擊而防小人零露春濡飾羔旌而

禮君子於是仁必有勇吏不忍欺美譽鬱於三齊芳
猷騰於萬古若乃清規遠鏡皎月色於雲臺玄鑒虛
凝穆松風於智府研機三篋探策九流緝翠萼於詞
林絳鮮花於筆苑文江翻浪織玉激以韜霞學海驚
瀾綴珠鱗於濯錦加以懸榻待士擁篲禮賢汲引忘
疲獎題不倦懷經味道之客望範圍以駿奔兼包流
畧之夫窺義園以遐集求小善於毫芥顧正禮於二
龍振幽滯于沙泥許公明于一驥賓王淹中故俗體

朴厚之弘規稷下遺氓陶禮義之餘化頗遊簡素少
閱縑緗每蟋蟀淒吟映素雪於書帳莎雞振羽截碧
蒲於翰林既而學異懷蛟才非夢鳥價不齊於南漢
列不重于東山幸屬日月光華雲霞紛郁方結羨魚
之網將謠扣角之詞奮短翮于搶榆希高標之餘拂
濯纖鱗于涓滴望鴻浪之微霑所冀顧盼曲流剪拂
增價則鉛刀有一割之用跛鼈致千里之行是知竊
混吹於齊竽濫飛聲于郢路拘山雞而自慙顧遼豕

以多慚輕觸威顏不遑流汗謹啟



山東通志卷三十五之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山東通志卷三十五之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劉湄

檢討_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繆琪

校對官助教_臣卜維吉

謄錄監生_臣許蔭培

欽定四庫全書

。山東通志卷三十五之六

藝文志六序

毛詩序

周
卜子夏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
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
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
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

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
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
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
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
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藝
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
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
之者足以自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

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
跡傷人倫之廢哀政刑之苛吟咏性情以風其上達
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
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
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
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
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
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

趾之化王者之風繫之周南者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尚書序

漢孔安國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

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
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與義其
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
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
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
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
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
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

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
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芟夸煩亂翦截浮辭
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
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
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
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
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
儒雅以聞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

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恭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攷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文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三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

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認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

不隱也

春秋公羊傳序

漢何休

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傳為戾者其勢雖間不得不廣是以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時加讓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為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記也是以治古

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為公
羊可奪左氏可興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二創此世
之餘事斯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余竊悲
之久矣往者畧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故遂隱括
使就繩墨焉

家語序

漢
王子雍

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
所諮訪交相對問言語也既而諸弟子各記其所聞

焉與論語孝經並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
為論語其餘則都集錄之名之曰孔子家語凡所論
辨疏判浚歸實自夫子本旨也屬文下辭徃徃頗有
浮說煩而不要者亦由七十二子各共叙述首尾加
之潤色其才或有優劣故使之然也孔子既沒而微
言絕七十二弟子終而大義乖六國之世儒道分轂
遊說之士各以巧意而為枝葉孟軻荀卿守其所習
當秦昭王時荀卿入秦昭王從之問儒術荀卿以孔

子之語及諸國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餘篇與之
由此秦悉有焉始皇之世李斯焚書而孔子家語與
諸子同列故不見滅高祖克秦悉斂得之皆載於二
尺竹簡多有古文字及呂氏專漢取歸藏之其後被
誅亡而孔子家語乃散在人間好事者或各以意增
損其意故使同是事而輒異辭孝景皇帝末年募求
天下遺書於時京師大夫皆送官得呂氏所傳孔子
家語而與諸國事及七十子辭妄相錯亂不可得知

以付掌書與典禮衆篇亂簡合而藏之秘府元封之時吾仕京師竊懼先人之典辭將遂泯沒於是因諸公卿大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乃以事類相次撰集為四十篇又有曾子聞禮一篇自別屬曾子問故不復錄其諸弟子書所稱引孔子之言者本不存乎家語亦以已自有所傳也是以皆不取也將來君子不可不鑑

徐幹中論序

見萊郡志三國時人撰缺名

予以荀卿子孟軻懷亞聖之才著一家之法繼明聖人之業皆以姓名自書猶至於今厥字不傳原思其故皆由戰國之世樂賢者寡同時之人不早記錄況徐子中論之書不以姓名為目乎恐歷久遠名或不傳故不量其才喟然感嘆先目其德以發其姓名述其雅好不刊之行屬之篇首以為之序其辭曰世有雅達君子者姓徐名幹字偉長北海劇人也其先業以清亮臧否為家世濟其美不隕其德至君之身十

世矣君含元休清明之氣持造化英哲之性放口而
言則樂誦九德之文通耳而識則教不再告未志乎
學蓋已誦文數十萬言矣年十四始讀五經發憤忘
食下帷專思以夜繼日父恐其得疾常禁止之故能
未至弱冠學五經悉載於口博覽傳記言則成章操
翰成文矣此時靈帝之末年也國典隳廢冠族子弟
結黨權門交援求售競相尚爵號君病俗昏迷遂閉
戶自守不與之羣以六籍娛心而已君子之達也學

無常師有一業勝已者便從學焉必盡其所知而後
釋之有一言之美不令過耳必心識之志在總衆言
之長統道德之微耻一物之不知愧一藝之不克故
日夜亶亶晏不暇食夕不解衣晝則研精經緯夜則
厯觀列宿考混元於未形補聖德之空缺誕長慮於
無窮旌微言之將墮何暇謹小學治浮名與俗士相
彌縫哉故浮淺寡識之人適解驅使榮利豈知大道
之根然其餘以疏畧為太簡曾無憂樂徒以為習書

之儒不足為上欣之者衆辯之者寡故令君州閭之
稱不早彰徹然秉正獨立志有所存俗之毀譽有如
浮雲若有覺而還反者則以道進之忘其前之謗已
也其犯而不校下學而上達皆此之類也於時董卓
作亂幼主西遷奸雄滿野天下無主聖人之道息邪
偽之事興營利之士得譽守貞之賢不彰故令君譽
聞不振於華夏玉帛安車不至於門考其德行文藝
實帝王之佐也道之不行豈不惜哉君避地海表自

歸舊都州郡牧守禮命踰躅連武欲致之君以為縱
橫之世乃先聖之所危困也豈況吾徒哉有譏孟軻
不度其量擬聖行道傳食諸侯深美顏淵荀卿之行
故絕迹山谷幽居研幾用思深妙以發疾痼潛伏延
年會上公撥亂王路始闢遂力疾應命從戎征行歷
載五六疾稍沉篤不堪主事潛身窮巷順志保真淡
泊無為惟存正道環堵之牆以庇妻子并日而食不
以為戚養浩然之氣習美門之術時人或有聞其如

此而往觀之或有頗識其真而從之者君無不容而見之厲以聲色度其情志倡其言論知可以道長者則微而誘之令益者不自覺而大化陰行其所匡濟亦已多矣君之交也則不以其短各取其長而善之取故少顯盡已之交亦無孜孜和愛之好統聖人中和之業蹈賢哲守度之行淵默難測誠寶偉之器也君之性常欲損世之有餘益俗之不足見辭人美麗之文並時而作曾無闡弘大義敷散道教上求聖人

之中下救流俗之昏者故廢詩賦頌銘贊之文著中
論之書二十篇其所甄紀邁君昔志蓋千百之一也
文義未究年四十八建安二十三年春二月遭厲疾
大命殞頽豈不痛哉余數侍坐覩君之顏常怖篤意
自勉而心自薄也何則自顧才志不如之遠矣然宗
之仰之以為師表自君之亡有子貢山梁之行故追
述其事麤舉其顯露易知之數沈冥幽微深奧廣遠
者遺之精通君子將自贊明之也

春秋左氏傳序

晉杜元凱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

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韓子所見蓋周之
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
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
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
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
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
詳畧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
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

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辦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畧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

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趨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義起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

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
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
順諸所諱避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
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
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
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
而長之附於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
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此所論則經當有

事同文異而無其義者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
春秋雖以一字為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
卦之爻可錯綜為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為斷古今
言左氏者多矣今其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
進不成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
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
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為異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
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

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
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
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未有穎子嚴者雖
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違以見同異分
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
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厯數相與為部
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
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

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為仲尼自衛反
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為素臣言公羊者亦曰黜周
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
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某卒敢問所安答曰
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此制作
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
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
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為感也絕筆於獲

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裔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跡不墜是故因其厯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厯則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

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避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亦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為感麟而作

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為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
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春秋穀梁傳序

晉 范甯

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禮壞樂崩彛倫攸斁弑逆篡
盜者國有淫縱破義者比肩是以妖災因釁而作民
俗染化而遷陰陽為之愆度七曜為之盈縮川岳為
之崩竭鬼神為之疵厲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
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夫婦之道絕則谷風

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
白駒之詩賦天垂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
戒慎厥行增修德政蓋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履霜堅
冰所由者漸四夷交侵華戎同貫幽王以暴虐見禍
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
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亡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
上替僭逼理極天下蕩蕩王道盡矣孔子觀滄海之
橫流迺喟然而嘆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文王

之道喪興之者在已於是就太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修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於是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拯頽綱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

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既
弘麟感化而來應因事備而終篇故絕筆於斯年成
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春秋之傳
有三而為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蓋九流分
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驚拳兵諫為愛
君文公納幣為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為尊祖不納
子糾為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為行權妾母稱夫人
為合正以兵諫為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

為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為尊祖是為子
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為內惡是仇讎可得而容
也以廢君為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闕也以妾母為夫
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強
通者也凡傳以通經為主經以必當為理夫至當無
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既不
俱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絕擇善靡從庸得不竝
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

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於希通哉而漢興以來瓌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石渠分爭之說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繼之辯訥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息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誣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升平之末歲次大梁先君北蕃迴軫預駕於吳乃帥門生故吏

我兄弟子侄研講六籍次及三傳左氏則有服杜之
註公羊則有何嚴之訓釋穀梁傳者雖近十家皆膚
淺末學不經師匠辭理典據既無可觀又引左氏公
羊以解此傳文義違反斯害也已於是乃商畧名例
敷陳疑滯博示諸儒同異之說昊天不弔太山其頽
崩匍匐墓次死亡無日日月逾邁跂及視息乃與二三
學士及諸子弟各記所識并言其意業未及終嚴霜
夏墜從弟彫落二子泯沒天實喪予何痛如之今撰

諸子之言各記其姓名名曰春秋穀梁傳集解

文心雕龍序志

南北朝

劉勰

夫文心者言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心
心哉美矣夫故用之焉古來文章以雕鐫成體豈取
騁夷羣言雕龍也夫宇宙懸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
智術而已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
夫肖貌天地稟性五才擬耳目於日月方聲氣乎風
雷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形甚草木之脆名踰金石

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辨哉不得已也
予齒在踰立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
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也迺小子之
垂夢歟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數贊聖旨莫
若著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即有深解未足立家
惟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
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
莫非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

詭飾羽尚畫文繡肇悅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
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
於要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詳觀近代之論文者
多矣至如魏文述典陳思序書應瑒文論陸機文賦
仲治流別弘範翰林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或臧否當
時之才或銓品前修之文或汎舉雅俗之旨或撮題
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辯而無當應論華而
疏畧陸賦巧而碎亂流別精而少功翰林淺而寡要

又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龍之輩汎議文意往往間
出並未能振葉以尋根觀濶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
無益後生之慮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
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若乃論文叙
筆則囿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
篇數理以舉統上篇以上綱領明矣至於割情析表
籠圈條貫摘神性圖風勢苞會通閱聲字崇替於時
序褒貶於才畧怊悵於知音耿介於程器長懷序志

以馭羣篇下篇以下節目顯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其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夫銓叙一文為易彌綸羣言為難雖或輕采毛髮深極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數矣及其品評成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理惟務折衷按轡文雅之場而環絡藻繪之府亦幾乎備矣但言不盡意聖人所難識在併管何

能矩矱茫茫往代既洗予聞眇眇來世儻塵彼觀也

王文憲集序

梁任昉

公諱儉字仲寶琅邪臨沂人也其先自秦至宋國史
家牒詳焉晉中興以來六世名德海內冠冕古語云
仁人之利天道運行故呂虔歸其佩刀郭璞誓以淮
水若離翦之止殺吉駿之誠感蓋有助焉公之生也
誕授命世體三才之茂踐得二之幾信乃昴宿垂芒
德精降祉有一於此蔚為帝師况乃淵角殊祥山庭

異表望衢罕窺其術觀海莫察其濶宏覽載籍博游
才義若乃金版玉匱之書海上名山之旨沈鬱澹雅
之思離堅合異之談莫不總制清衷遞為心極斯固
通人之所包非虛明之絕境不可窮者其惟神用者
乎然檢鏡所歸人倫以表雲屋天構匠者何工自咸
洛不守憲章中輟賀生達禮之宗蔡公儒林之亞闕
典未補大備茲日至若齒危髮禿之老含經味道之
生莫不北面人宗自同資敬性託夷遠少屏塵雜自

非可以弘獎風流增益標勝未嘗留心期歲而孤叔
父司空簡穆公早所器異年始志學家門禮訓皆折
衷於公孝友之性豈伊橋梓夷雅之體無待韋弦汝
郁之幼挺淳至黃琬之早標聰察曾何足尚年六歲
襲封豫寧侯拜日家人以公尚幼弗之先告既襲珪
組對揚王命因便感咽若不自勝初宋明帝居蕃與
公母武康公主素不協及即位有詔毀廢舊塋投棄
棺柩公以死固請誓不遵奉表啓酸切義感人神太

宗聞而悲之遂無以奪也初拜祕書郎遷太子舍人
以選尚公主拜駙馬都尉元徽初遷祕書丞於是采
公曾之中經刊弘度之四部依劉歆七畧更撰七志
蓋嘗賦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自是始有應
務之跡生民屬心矣時司徒袁粲有高世之度脫落
塵俗見公弱齡便望風推服歎曰衣冠禮樂在是矣
時粲位亞台司公年始弱冠年勢不侔公與之抗禮
因贈粲詩要以歲暮之期申以止足之戒粲答詩曰

老夫亦何寄之子照清襟服闋拜司徒右長史出為
義興太守風化之美奏課為最還除給事黃門侍郎
旬日遷尚書吏部郎參選昔毛玠之公清李重之識
量兼之者公也俄遷侍中以愍侯始終之職固辭不
拜補太尉右長史時聖武定業肇基王命寤寐風雲
實資人傑是以宸居膺列宿之表圖緯著王佐之符
俄遷左長史齊臺初建以公為尚書右僕射領吏部
時年二十八宋末艱虞百王澆季禮紊舊宗樂傾恒

軌自朝章國紀典彛備物奏議符策文辭表記素意
所不蓄前古所未行皆取定俄頃神無滯用太祖受
命以佐命之功封南昌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建元
二年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如故自營部分司盧欽兼
掌譽望所歸允集茲日尋表解選詔加侍中又授太
子詹事侍中僕射如故固辭侍中改授散騎常侍餘
如故太祖崩遺詔以公為侍中尚書令鎮國將軍永
明元年進號衛將軍二年以本官領丹陽尹六輔殊

風五方異俗公不謀聲訓而楚夏移情故能使解劍
拜仇歸田息訟前郡尹溫太真劉貞長或功銘鼎彝
或德標素尚臭味風雲千載無爽親加弔祭表薦孤
遺遠協神期用彰世紀時簡穆公薨以撫養之恩特
深恒慕表求解職有詔不許國學初興華夷慕義經
師人表允茲望實復以本官領國子祭酒三年解丹
陽尹領太子少傅餘悉如故挂服捐駒前良取則臥
轍棄子後子胥怨皇太子不矜天姿俯同人範師友

之義穆若金蘭又領本州太中正頃之解職四年以
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餘悉如故謙光愈遠大典未申
六年又申前命七年固辭選任帝所重違詔加中書
監猶參掌選事長興追專車之恨公曾甘鳳池之失
夫奔競之塗有自來矣以難知之性協易失之情必
使無訟事深弘誘公提衡惟允一紀于茲拔奇取異
興微繼絕望側階而容賢候景風而式典春秋三十
有八七年五月三日薨于建康官舍皇朝軫慟儲鉉

傷情有識銜悲行路掩泣豈直春者不相工女寢機
而已哉故以痛深衣冠悲纏教義豈非功深砥礪道
邁舟航沒世遺愛古之益友追贈太尉侍中中書監
如故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劍六十人謚曰文憲禮
也公在物斯厚居身以約玩好絕於耳目布素表於
造次室無姬姜門多長者立言必雅未嘗顯其所長
持論從容未嘗言人所短弘長風流許與氣類雖單
門後進必加善誘勗以丹青之價弘以青冥之期公

銓品人倫各盡其用居厚者不矜其多處薄者不怨其少窮涯而反盈量知歸皇朝以治定制禮功成作樂思我民譽緝熙帝圖雖張曹爭論於漢朝荀摯競爽於晉世無以仰模淵旨取則後昆每荒服請罪遠夷慕義宣威授指實寄宏畧理積則神無忤往事感則悅情斯來無是已之心事隔於容諂罕愛憎之情理絕於毀譽造理常若可干臨事每不可奪約已不以廉物弘量不以容非攻乎異端歸之正義公生自

華宗世務簡隔至於軍國遠圖刑政大典既道在廊
廟則理擅民宗若乃明練庶務鑒達治體懸然天得
不謀成心求之載籍翰牘所未紀訊之遺老耳目所
不接至若文案自環主者百數皆深文為吏積習成
奸畜筆削之刑懷輕重之意公乘理照物動必研機
當時嗟服若有神道豈非希世之雋民瑚璉之宏器
昉行無異操才無異能得奉名節迄將一紀一言之
譽東陵侔於西山一盼之榮鄭璞踰於周寶士感知

已懷此何極出入禮闈朝夕舊館瞻棟宇而興慕撫
身名而悼恩公自幼及長述作不倦固以理窮言行
事該軍國豈直彫章縟采而已哉若乃統體必善綴
賞無地雖楚趙羣才漢魏衆作曾何足云曾何足云
昉嘗以筆札見知思以薄技效德是用綴緝遺文永
貽世範為如千集如千卷所撰古今集記今書七志
為一家言不列於集集錄如左

周易正義序

唐
孔穎達

夫易者象也爻者效也聖人有以仰觀俯察象天地
而育羣品雲行雨施效四時以生萬物若用之以順
則兩儀序而百物和若行之以逆則六位傾而五行
亂故王者動必則天地之道不使一物失其性行必
協陰陽之宜不使一物受其害故能彌綸宇宙酬酢
神明宗社所以無窮風聲所以不朽非夫道極玄妙
孰能與於此乎斯乃乾坤之大造生靈之所益也若
夫龍出於河則八卦宣其象麟傷於澤則十翼彰其

用業資九聖時厯三古及秦亡金鏡未墜斯文漢理
珠囊重興儒雅其傳易者西都則有丁孟京田東都
則有荀劉馬鄭大體更相祖述非有絕倫惟魏世王
輔嗣之注獨冠古今所以江左諸儒竝傳其學河北
學者罕能及之其江南義疏十有餘家皆辭尚虛玄
義多浮誕原夫易理難窮雖復玄之又玄至於垂範
作則便是有而教有若論住內住外之空就能就所
之說斯乃義涉於釋氏非為教於孔門也既背其本

又違於注至若復卦云七日來復竝解云七日當為
七月謂陽氣從五月建午而消至十一月建子始復
所歷七辰故云七月今按輔嗣注云陽氣始剥盡至
來復時凡七日則是陽氣剥盡之後凡經七日始復
但陽氣雖建午始消至建戌之月陽氣猶在何得稱
七月來復故鄭康成引易緯之說建戌之月以陽氣
既盡建亥之月純陰用事至建子之月陽氣始生隔
此純陰一卦卦主六日七分舉其成數言之而云七

日來復仲尼之緯分明輔嗣之註若此康成之說遺跡可尋輔嗣註之於前諸儒背之於後考其義理其可通乎又蠱卦云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輔嗣註云甲者創制之令又若漢世之時甲令乙令也輔嗣又云令洽乃誅故後之三日又巽卦云先庚三日輔嗣註云申命令謂之庚輔嗣又云甲庚皆申命之謂也諸儒同於鄭氏之說以為甲者宣令之日先之三日而用辛也欲取改新之義後之三日而丁也取其丁寧

之義王氏註意本不如此而又不顧其註妄作異端
今既奉敕刪定考察其事必以仲尼為宗義理可詮
先以輔嗣為本去其華而取其實欲使信而有徵其
文簡其理約寡而制衆變而能通仍恐鄙才短見意
未周盡謹與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臣馬嘉運守大
學助教臣趙乾叶等對共參議詳其可否至十六年
又奉敕與前修疏人及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
尉臣蘇德融等對敕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為之正義

凡十有四卷庶望上裨聖道下益將來故序其大畧
附之卷首爾

尚書正義序

唐孔穎達

夫書者人君辭誥之典右史記言之策古王者事總
萬機發號出令義非一揆或設教以馭下或展禮以
事上或宣威以肅震曜或敷和而散風雨得之則百
度惟貞失之則千里斯謬樞機之發榮辱之主絲綸
之動不可不慎所以辭不苟出君舉必書欲其昭法

誠慎言行也其泉源所漸基於出震之君黼藻斯彰
郁乎如雲之后勲華揖讓而典謨起湯武革命而誓
誥興先君宣父生於周末有至德而無至位修聖道
以顯聖人芟煩亂而翦浮辭舉宏綱而撮機要上斷
唐虞下終秦魯時經五代書總百篇採翡翠之羽毛
拔犀象之牙角罄荆山之石所得者連城窮漢水之
濱所求者照乘巍巍蕩蕩無得而稱郁郁紛紛於斯
為盛斯乃前言徃行足以垂法將來者也暨乎七雄

已戰五精未聚儒雅與深寡同埋經典共積薪俱燎
漢氏大濟區宇廣求遺逸採古文於金石得今書於
齊魯其文則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蔡邕碑石刻之
古文則兩漢亦所不行安國註之實遭巫蠱遂寢而
不用厯及魏晉方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覩其學所
註經傳時或異同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於帝紀
其後傳授乃可詳焉但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行
其辭富而備其義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江

左學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為正義者
蔡大寶巢猗費彪顧彪劉焯劉炫等其諸公旨趣多
或因循怙釋注文義皆淺畧惟劉焯劉炫最為詳雅
然焯乃織綜經文穿鑿孔穴詭其新見異彼前儒非
險而更為險無義而更生義竊以古人言誥惟在達
情雖復時或取象不必辭皆有意若其言必託數經
悉對文斯乃鼓怒浪於平流震驚鯢於靜樹使教者
煩而多惑學者勞而少功過猶不及良為此也炫嫌

焯之煩襍就而刪焉雖復微稍省要又好改張前義義更太畧辭又過華雖為文筆之善乃非開獎之路義既無義文又非文欲使後生若為領袖此乃炫之所失未為得也今奉明勅考定是非謹罄庸愚竭所聞見覽古人之傳記質近代之異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煩而增其簡此亦非敢臆說必據舊聞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前四門助教臣李子雲等謹共詮叙至十六年又奉勅與前修疏人及

通直郎行四門博士驍騎尉臣朱長才給事郎守四
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登仕郎守太學助教雲
騎尉臣隨德素儒林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王士
雄等對勅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為之正義凡二十卷
庶對揚於聖範冀有益於童稚畧陳其事叙之爾云

毛詩正義序

唐孔穎達

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雖無為而自
發乃有益於生靈六情靜於中百物盪於外情緣物

動物感情遷若政遇醇和則歡娛被於朝野時當慘
黷亦怨刺形於詠歌作之者所以暢懷舒憤聞之者
足以塞違從正發諸情性諧於律呂故曰感天地動
鬼神莫近於詩此乃詩之為用其利大矣若夫哀樂
之起冥於自然喜怒之端非由人事故燕雀表啁噍
之感鸞鳳有歌舞之容然則詩理之先同夫開闢詩
迹所用隨運而移上皇道質故諷諭之情寡中古政
繁亦謳謌之理切唐虞乃見其初犧軒莫測其始於

後時經五代篇有三千成康沒而頌聲寢陳靈興而
變風息先君宣父釐正遺文緝其精華褫其煩重上
從周始下暨魯僖四百年間六詩備矣卜商闡其業
雅頌與金石同和秦正燎其書簡牘與煙塵共盡漢
氏之初詩分為四申公騰芳於鄢郢毛氏光價於河
間貫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晉宋二蕭之
世其道大行齊魏兩河之間茲風不墜其近代為義
疏者有全緩何印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然

焯炫並聰穎特達文而又儒擢秀幹於一時騁絕轡
於千里固諸儒之所揖讓日下之無雙於其所作疏
內特為殊絕今奉勅刪定故據以為本然焯炫等負
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或應畧而反
詳或宜詳而更畧準其繩墨差忒未免勘其會同時
有顛躓今則削其所煩增其所簡惟意存於曲直非
有心於愛憎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
徵事郎守四門博士臣齊威等對共討論辯詳得失

至十六年又奉勅與前修疏人及給事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趙乾叶登仕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賈普曜等對勅使趙弘智覆更詳正凡為四十卷庶以對揚聖範垂訓幼蒙故序其所見載之於卷首云爾

春秋正義序

唐孔穎達

夫春秋者記人君動作之務是左史所職之書王者統三才而宅九有順四時而理萬物四時序則玉燭

調於上三才協則寶命昌於下故可以享國永年令
聞長世然則有為之務可不慎歟國之大事在祀與
戎祀則必盡其敬戎則不加無罪盟會協於禮興動
慎其節失則貶其惡得則褒其善此春秋之大旨為
皇王之明鑒也若夫五始之目彰於帝軒六經之道
光於禮記然則此書之發其來尚矣但年紀綿邈無
得而言暨乎周室東遷王綱不振楚子北伐神器將
移鄭伯敗王於前晉侯請隧於後竊僭名號者何國

不然專行征伐者諸侯皆是下陵上替內叛外侵九
域騷然三綱遂絕夫子內蘊大聖逢時若此欲垂之
以法則無位正之以武則無兵賞之以利則無財說
之以道則不用虛嘆銜書之鳳乃似喪家之狗既不
救於已往亦垂訓於後昆因魯史之有得失據周經
以正褒貶則一字所嘉有同華袞之贈一言所黜無
異蕭斧之誅所謂不怒而人威不賞而自勸實永世
而作則歷百王而不朽者也至於秦滅典籍鴻猷遂

寢漢德既興儒風不絕其前漢傳左氏者有張蒼賈誼尹咸劉韶後漢有鄭衆賈逵服虔許惠卿各為詁訓然雜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此乃以冠雙屨將絲綜麻方鑿圓枘其可入乎晉世杜元凱又為左氏集解專取丘明之傳以釋孔氏之經所謂子應乎母以膠投漆雖欲勿合其可離乎今校先儒優劣杜為甲矣故晉宋傳授以至於今其為義疏者則有沈文何休蘇寬劉炫然沈氏於義例粗可於經傳極踈蘇氏

則全不體本文惟傍攻賈服使後進之學鑽仰無成
劉炫於數君之內實為翹楚然聰惠辨博固亦罕儔
而探蹟鉤深未能致遠其經註易者必具飾以文辭
其理致難者乃不入其根節又意在矜伐性好非毀
規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餘條習杜義而攻杜氏猶
蠹生於木而還食其木甚非其理雖規杜過義又淺
近所謂捕鳴蟬於前不知黃雀於後按僖公三十三年
經云晉人敗狄於箕杜注云卻缺稱人時未為卿

劉炫規云晉侯稱人與穀戰同案穀戰在莖晉文公之前何得云背殯用師以微者告箕戰在莖晉文公之後非有背殯用師何得云與穀戰同此則一年之經數行而已曾不省覽上下妄規得失又襄公二十一年傳云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公以姑姊妻之杜注云蓋寡者二人劉炫規云是襄公之姑成公之姊只一人而已按成公二年成公之子公衡為質及宋逃歸按家語本命云男子十六而化生公衡已能逃

歸則十六七矣兒年如此則於時成公三十三四矣
計至襄公二十一年成公七十餘矣何得有姊而妻
庶其此等皆其事厯然猶尚妄說況其餘錯辭良可
悲矣然比諸義疏猶有可觀今奉勅刪定據以為本
其有疎漏以沈氏補焉若兩義俱違則時申短見雖
課率庸鄙仍不敢自專謹與朝散大夫守國子博士
臣谷那律故四門博士臣楊士勛四門博士臣朱長
才等對共叅定至十六年又奉勅與前修疏人及朝

請大夫行太常博士上騎都尉臣馬嘉運朝散大夫
行太學博士上騎都尉臣王德韶給事郎守四門博
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登仕郎守太學助教雲騎都
尉臣隨德素等對勅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為之正義
凡三十六卷冀貽諸學者以裨萬一焉

禮記正義序

唐孔穎達

夫禮者經天緯地本之則大一之初原始要終體之
乃人情之欲夫人上資六氣下乘四序賦清濁以醇

醜感陰陽而遷變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喜怒哀樂之志於是乎生動靜愛惡之心於是乎在精粹者雖復凝然不動浮躁者實亦無所不為是以古先聖王鑒其若此欲保之以正直納之於德義猶襄陵之浸修隄防以制之要駕之馬設銜策以驅之故乃上法圓象下參方載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然飛走之倫皆有懷於嗜慾則鴻荒之世非無心於性情燔黍則大享之濫觴土鼓則雲門之拳

石冠冕飾於軒初玉帛朝於虞始夏商革命損益可知文武重光典章樂備洎乎姬旦負宸臨朝述曲禮以節威儀制周禮而經邦國禮者體也履也郁郁乎文哉三百三千於斯為盛綱紀萬事彫琢六情非彼日月照大明於寰宇類此松筠負貞心於霜雪順之則宗祏固社稷寧君臣序朝廷正逆之則紀綱廢政教煩陰陽錯於上人神怨於下故曰人之所生禮為大也非禮無以事天地之神辨君臣長幼之位是禮

之時義大矣哉暨周昭王南征之後彛倫漸壞彗星
東出之際憲章遂泯夫子雖定禮正樂顏綱暫理而
國異家殊異端並作畫蛇之說文擅於縱橫非馬之
談辯離於堅白暨乎道喪兩楹義乖四術上自游夏
之初下終秦漢之際其間岐塗詭說雖紛然競起而
餘風曩烈亦時或獨存於是博物通人知今溫古考
前代之憲章參當時之得失是以所見各記舊聞錯
綜鳩聚以類相附禮記之目於是乎在去聖逾遠異

端漸扇故大小二戴共氏而分門王鄭兩家同經而異注爰從晉宋逮於周隋其傳禮業者江左尤盛其為義疏者南人有賀循賀瑒庾蔚崔靈恩沈重宣皇甫侃等北人有李道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等其見於世者惟皇熊二家而已熊則違背本經多引外義猶之楚而北行馬雖疾而去逾遠矣又欲釋經文惟聚難義猶治絲而棼之手雖繁而絲益亂也皇氏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又既遵鄭氏乃時乖鄭義

此是木落不歸其本狐死不肯其丘此皆二家之弊
未為得也然以熊比皇皇氏勝矣雖體例既別不可
因循今奉勅刑理仍據皇氏以為本其有不備以熊
氏補焉必取文證詳悉義理精審翦其繁蕪撮其機
要恐獨見膚淺不敢自專謹與中散大夫守國子司
業臣朱子奢國子助教臣李善信守太學博士臣賈
公彥行太常博士臣柳士宣魏王東閣祭酒臣范義
頤魏王參軍士臣張權等對共量定至十六年又奉

勅與前修疏人及儒林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周
元達儒林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趙君贊儒林郎
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王士雄等對勅使趙弘智覆
更詳審為之正義凡成七十卷庶能光贊大猷垂法
後進故叙其意義列之云爾

周禮正義序

唐 賈公彥

夫天育蒸民無主則亂立君治亂事資賢輔但天皇
地皇之日無事安民降自燧皇方有臣矣是以易通

卦驗云天地成位君臣道生君有五期輔有三名註
云三名公卿大夫又云燧皇始出握機矩表計實其
刻日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註云拒燧皇
謂人皇在伏羲前風姓始王天下者斗機云人皇九
頭兄弟九人別長九州者也是政教君臣起自人皇
之世至伏羲因之故文耀鉤云伏羲作易名官者也
又按論語撰考云黃帝受地形象天文以制官伏羲
已前雖有三名未必具立官位至黃帝名位乃具是

以春秋緯命厯序云有九頭紀時有臣無官位尊卑
之別燧皇伏羲既有官則其間九皇六十四民有官
明矣但無文字以知其官號也按左傳昭十七年云
秋郟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
何故也杜氏註云少皞金天氏黃帝之子已姓之祖
也郟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
雲師而雲名註云黃帝軒轅氏姬姓之祖也黃帝受
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百官師長皆以雲為名號縉

雲氏蓋其一官也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
註云炎帝神農氏姜姓之祖也亦有火瑞以火紀事
名百官也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註云共
工以諸侯霸有九州者在神農前大皞後亦受水瑞
以水名官也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註云
大皞伏羲氏風姓之祖也有龍瑞故以龍名官也我
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故為鳥師
而鳥名又云鳳鳥氏歷正之類又以五鳥五鳩九扈

五雉並為官長亦皆有屬官但無文以言之若然則
自上以來所云官者皆是官長故皆云師以目之又
云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是以少皞以前
天下之號象其德百官之號象其徵顓頊以來天下
之號因其地百官之號因其事事即司徒司馬之類
是也若然前少皞氏言祝鳩氏為司徒者本名祝鳩
言司徒者以後代官況之自少皞以上官數畧如上
說顓頊及堯官數雖無明說可畧而言之矣按昭二

十九年魏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蔡墨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註云窮桑帝少皞之號也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故外傳黎為高辛氏之火正此皆顓頊時之官也案鄭

語云重黎為高辛氏之火正故堯典註高辛氏之世命重為南正司天黎為火正司地以高辛與顓頊相繼無隔故重黎事顓頊又事高辛若稷契與禹事堯又事舜是以昭十七年服註顓頊之下云春官為木正夏官為火正秋官為金正冬官為水正中官為土正高辛氏因之故傳云遂濟窮桑窮桑顓頊所居是度顓頊至高辛也若然高辛時之官惟有重黎及春之木正官等不見更有餘官也至於堯舜官號稍改

楚語云堯復育重黎之後重黎之後即羲和也是以堯典云乃命羲和註云高辛之世命重為南正司天黎為火正司地堯育重黎之後羲和氏之子賢者使掌舊職天地之官亦紀於近命以民事其時官名蓋曰稷司徒是天官稷也地官司徒也又云分命羲仲申命羲叔分命和仲申命和叔使分主四方註仲叔亦羲和之子堯既分陰陽四時又命四子為之官掌四時者字曰仲叔則當天地者其曰伯乎是有六

官案下驩堯曰共工註共工水官也至下舜求百揆
禹讓稷契暨咎繇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
穀註稷棄也初堯天官為稷又云帝曰契百姓不親
汝作司徒又云帝曰咎繇汝作士此三官是堯時事
舜因禹讓述其前功下文云舜命伯夷為秩宗舜時
官也以先後參之惟無夏官之名以餘官紀之夏傳
云司馬在前又後代況之則義叔為夏官是司馬也
故分命仲叔註云官名蓋春為秩宗夏為司馬秋為

士冬為共工通稷與司徒是六官之名見也鄭玄分陰陽為四時者非謂時無四時官始分陰陽為四時但分高辛時重黎之天地官使兼主四時耳而云仲叔故云掌天地者其曰伯乎若然堯典云伯禹作司空四時官不數之者鄭云初堯冬官為共工舜舉禹治水堯知其有聖德必成功故改命司空以官名寵異之非常官也至禹登百揆之任捨司空之職為共工與虞故曰垂作共工益作朕虞是也案堯典又云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鄭註云堯末時義和之子皆死
庶績多闕而官廢當此之時驩兜共工更相薦舉下
又云帝曰四岳湯湯洪水有能俾乂鄭云四岳四時
之官主四岳之事始義和之時主四岳者謂之四伯
至其死分四岳事置八伯皆王官其八伯惟驩兜共
工放齊鮀四人而已其餘四人無文可知案周官云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則四岳之外更
有百揆之官者但堯初天官為稷至堯試舜天官之

任謂之百揆舜即真之後命禹為之即天官也案尚
書傳云惟元祀巡狩四岳八伯註云舜格文祖之年
堯始以羲和為六卿春夏秋冬者並掌方岳之事是
為四岳出則為伯其後堯死驩兜共工求代乃置八
伯元祀者除堯喪舜即真之年九州言八伯者據畿
外八州鄭云畿內不置伯鄉遂之吏主之案明堂位
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鄭註
云有虞氏官蓋六十夏百二十殷二百四十周三百

六十不得如此記也昏義云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
八十一元士鄭云蓋夏制依此差限故不從記文但
虞官六十唐則未聞堯舜道同或皆六十並屬官言
之則皆有百故成王周官云唐虞建官惟百也若然
自高陽已前官名畧言於上至於帝嚳官號畧依高
陽不可具悉其唐虞之官惟四岳百揆與六卿又堯
典有典樂納言之職至於餘官未聞其號夏官百有
二十公卿大夫元士具列其數殷官二百四十雖未

具顯案下曲禮云六大五官六府六工之等鄭皆云
殷法至於屬官之號亦蔑云焉案昏義云三公九卿
者六卿并三孤而言九其三公又下兼六卿故書傳
云司徒公司馬司空公各兼二卿案顧命太保領
冢宰畢公領司馬毛公領司空別有芮伯為司徒彤
伯為宗伯衛侯為司寇則周時三公各兼一卿之職
與古異矣但周監二代郁郁乎文所以象天立官而
官益備此即官號沿革粗而言也

儀禮註疏序

唐賈公彥

竊聞道本沖虛非言無以表其疏言有微妙非釋無能悟其理是知聖人言曲事資註釋而成至於周禮儀禮發源是一理有終始分為二部竝是周公攝政太平之書周禮為末儀禮為本本則難明末便易曉是以周禮註者則有多門儀禮所註後鄭而已其為章疏則有二家信都黃慶者齊之盛德李孟愬者隋曰碩儒慶則舉大畧小經註疏漏猶登山遠望而近

不知慙則舉小畧大經註稍周似入室近觀而遠不
察二家之疏互有修短時之所尚李則為先按士冠
三加有緇布冠皮弁爵弁既冠又著玄冠見於君有
此四種之冠故記人下陳緇布冠委貌周弁以釋經
之四種經之與記都無天子冠法而李云委貌與弁
皆天子始冠之冠李之謬也喪服一篇凶禮之要是
以南北二家章疏甚多時之所以皆資黃氏按鄭註
喪服引禮記檀弓云經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

心故為制此服焉則經之所作表心明矣而黃氏妄
云衰以表心經以表首以黃氏公違鄭註黃之謬也
黃李之訓畧言其一餘足見矣今以先儒失路後宜
易塗故息鄙情聊裁此疏未敢專欲以諸家為本擇
善而從兼增已義仍取四門助教李元植詳審可否
僉謀已定庶可施矣函丈之儒青衿之俊幸以元瑕
取玖得無譏焉

送蕭三還齊州序

在越州永興
李明府宅

唐王

勃

嗟乎不遊天下者安知四海之交不涉河梁者豈識
別離之恨松枝薜衣琴鐫為得意之親臨遠登高煙
霞是賞心之事有梁孝王之下客僕是河南之南孟
嘗君之上賓子在北山之北幸屬一人作寰中之主
翛然四皓為方外之臣俱遊萬物之間相遇三江之
表許玄度之清風朗月時慰相思王逸少之修竹茂
林屢陪歡宴加以惠爾好我攜手同行或登吳會而
聽越吟或下宛委而觀禹穴良談落落金石絲竹之

音輝雅智飄飄松柏風雲之氣狀當時也嘗謂連
璧無異鄉之別斷金有好親之契生平於張范之年
齊物於惠莊之歲三光迴薄未殫投分之情四序循
環詎盡忘言之道豈期我留子往樂去悲來橫咽水
而東西緒愁雲於南北況乎泣窮途於白首白首非
臨別之秋嗟岐路於他鄉他鄉豈送歸之地萼收戒
序少昊司晨清風起而城闕寒白露下而江山遠徘徊
去鶴將別蓋而同飛斷續來鴻共離舟而俱泛古

人道別動便經年今我言離會當何日山巨源之風
猷令望善佐朝廷嵇叔夜之潦倒粗疎甘從草澤行
當山中攀桂往往思仁野外紉蘭時時佩德人非桃
李豈得無言子乃簫韶當須振響勉酌傷離之酒具
陳感別之詞各賦一言俱題六韻

送崔融從梁王東征序

崔全節人

唐

陳子昂

古者涼風至白露下天子命將帥訓甲兵將以外威
荒戎內輯中夏時義遠矣自我大君受命百蠻蟻伏

匈奴舍蒲桃之宮越裳重翡翠之貢虎符不發象胥
攸同實欲高議雲臺偃白天下而林胡遺孽蓬亂邊
氓驅蚊蚋之師急雷霆之伐乃竊海裔弄燕陲皇帝
哀北鄙之人罹其辛螫以東征之義降彼偏裨猶恐
威令未孚亭塞仍梗乃謀元帥命佐軍得朱邸之天
人乃黃閣之元老廟堂授鉞鑿門申命建梁國之旌
旗吟漢庭之簫鼓東向而拜北首長驅霓旌羽騎之
殷戈翻落日突鬚蒙輪之勇劍決浮雲方且獵九都

窮蹙頓存肅慎弔姑餘傍徨赤山巡御日域以昭我
王師龔行天討也歲七月軍出國門天晶無雲朔風
青海時北部郎中唐奉一考功員外郎李迴秀著作
佐郎崔融並參帷幕之賓掌書記之任燕南悵別洛
北思歡頓旌節而少留傾朝廷而出餞永昌丞房思
玄衣冠之秀乃帳蕙圃席蘭塘環曲榭羅羽觴寫中
京之望縱侯亭之賞爾乃投壺習射博奕觀兵叩金
鐃憂瑤琴歌易水以慷慨奏關山以徘徊頽陽半林

微陰生座思長風以破浪恐白日之蹉跎酒中樂酣
拔劍起舞則已氣橫遼碣志掃獯戎抗手何言賦詩
以贈

送康若虛赴任金鄉序

唐孫逖

昔太史公涉汶泗登鄒嶧以觀孔氏之遺風康子之
吏於是邦有以見古人之心矣況大君出豫將事升
中之禮有司擇人俾佐奉高之邑利在求舊急於使
能位卑才難亦可宗也夫強學者義之用工文者藝

之本明識者智之府令名者德之輿子曰凝四德以
待百事如農之既勤若射之有志行無越思往無不
利彼游办於理劇固恢恢乎有餘地矣初余以朋友
之故謫居荒服憔悴湘汾縉雲不調明時殆將十載
是舉也所謂理舊汙續常職信有國之令典知若人
之晚成五月鳴蜩載驅翹翹贈之維何折彼柔條餞
之維何席彼秀蔓炎雲在天景風拂野時燠方熾吾
子勉之請各賦詩以無忘平生之好

小洞庭五太守讌集序

唐蘇源明

天寶十二載七月辛丑東平太守扶風蘇源明觴濮陽太守清河崔公季重魯郡太守隴西李公蘭濟南太守太原田公琦濟陽太守隴西李公陵于回源亭既尊封壤乃密惠好前此濟陽以河堤之虞夫役之弊請南畧我宿及魯之中都宿人訟其不便源明請廢濟陽以平陰長清屬濟南盧東阿歸我陽穀隸濮陽役均三邦利倍二邑不可則分我壽西入濮陽東

入濟陽魯之中都北入于我書貢閭闔肯下陳留陳
留太守王公盛德帝俞美才人與自摠連率實惟澄
清命屬官湖城主簿王子說會五太守於東平議縣
乃不割郡亦仍舊已事修讌姑以為別若夫階抱孤
嶠軒飛虔潭阻殘暑於重林速高秋於絕壑其盤何
有孺鹿腴羊其俎何有燔兔膾魴李下彫籠冰之以
寒水瓜剖鉅办巾之以疎綌禮交乎上當世高賢之
相充樂動乎下前古中和之合作抑抑焉堂堂焉奚

一人之富有而羣后之緝熙也司徒庀舟以待司功
殺設以告徹饌更服陳羞潔樽自洄源起廣泊左拂
蠶尾右遵吾山倒岵岫於波際指梁岑於林缺移搖
敞豁瞑眇虛曠太皞苗裔可記任宿伯禹山川空流
濟汶所過多感祇牢為歡嫫態自成以留客嫫容色
授以勸酒繁絲踈管紛爾自會雅舞清唱倏然同引
既醉源明以手版扣舷而歌曰小洞庭兮牽方舟風
嫋嫋兮離平流牽方舟兮小洞庭雲微微兮連絕崕

層瀾壯兮緬以沒重巖轉兮超以忽馮夷逝兮護輕
橈蛟龍行兮落增潮泊中湖兮澹而閒並曲淑兮悵
而還適予來兮非予期將解袂兮藂予思尚君子兮
壽厥身承明主兮憂斯人歌闋鳥獸聞之低昂而相
鳴魚鼈聞之泓洄而或躍茲官吏安次而不易彼人
庶樂業而不遷喜之哉樂之哉字渦泊曰小洞庭盛
集五太守高讌云爾

秋夜小洞庭離讌序

唐蘇源明

源明從東平太守徵國子司業須昌外尉袁廣載酒
於洄源亭明日遂行及夜留讌會莊子若訥過歸呂
相里子同禕過如魏陽穀管城青陽權衡二主簿在
坐皆故人也徹饌新樽移方舟中有宿鼓有汶簧濟
上嫣然能歌者五六人共載止洄源東柳門入小洞庭
遲夷徬徨眇緬曠漾流商雜徵與長言者啾焉合引
潛魚驚或躍宿鳥飛復下真嬉遊之擇耳源明歌曰
浮漲湖兮莽迢遙川后禮兮扈予橈橫增沃兮蓬仙

延川后福兮翼予舳月澄凝兮明空波星磊落兮耿
秋河夜既良兮酒且多樂方作兮奈別何曲闌袁子
曰君公行當揮翰右垣豈止典胄米廩邪廣不敢受
賜獨不念四三賢源明醉曰所不與吾子及四三賢
同恐懼安樂有如秋水晨前而歸及醒或說嚮之陳
事源明局局然笑曰狂夫言不足罪乃志為序

武水孫遜集序

唐
顏真卿

古之為文者所以宣達心志發揮性靈本乎詠歌終

乎雅頌帝庸作而君臣動色王澤竭而風化不行政
之興衰實係於此然而文勝質則繡其鞶帨而血流
漂杵質勝文則野於禮樂而木訥不華歷代相因莫
能適中故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此其
效也漢魏已還雅道微缺梁陳斯降宮體聿興既馳
騁於末流遂受嗤於後學是以沈隱侯之論謝康樂
也乃云靈均已來此未及覩盧黃門之序陳拾遺也
而云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若激昂頽波雖無害於

過正摧其中論不亦傷於厚誣何則雅鄭在人理亂
由俗桑間濮上何為乎綿古之時正始皇風奚獨乎
凡今之代蓋不然矣其或斌斌彪炳郁郁相宣膺期
運以挺生掩寰瀛而首出者其惟僕射孫公乎公諱
逖其先自武水寓於涉而徙焉父嘉之以詞學登科
官至宋州司馬公風裁澂朗天才傑出學窮百代不
好非聖之書文統三變特深稽古之道故逸氣上濟
而高情四達羌索隱乎渾元之始表獨立於常均之

外不其盛歟年數歲即好屬文十五時相國齊公崔
日用試士火爐賦公雅思道麗援翰立成齊公駭之
約以忘年之契爾後遂有大名故其試言也年未弱
冠而三擅甲科吏部侍郎王丘試竹簾賦降階約拜
以殊禮待之相國燕公張說覽其策而心醉其序事
也則白樂川記及諸碑誌皆卓立千古傳於域中其
為詩也必有逸韻佳對冠絕當時布在人口其詞言
也則宰相張九齡欲持撫疵瑕沉吟久之不能易一

字公之除庶子也苑咸草詔曰西掖掌綸朝推無對
議者以為知言凡斯夥多庸可悉數故燕國深賞公
才俾與張九齡許景先韋述同遊門庭命子均埴施
伯仲之禮江夏李邕自陳州入計繕寫其集賁以詣
公託知己之分其為先達所重也如此公又雅有清
鑒典考功時精覈進士雖權要不能逼所獎擢者二
十七人數年間宏詞判等入甲者一十六人授校書
者九人其餘咸著名當世已而多至顯官明年典舉

亦如之故言高第者必稱孫公而已夫然信可謂人
文之宗師國風之哲匹者矣公凡所著詩歌賦序策
問贊碑志表疏制誥不可勝記遭二朝之亂多有散
落子宿絳成等夙奉過庭之訓咸以文章知名同時
臺省乃編次公文集為二十卷列之於左庶乎好事
者傳寫諷誦以垂乎無窮亦何必藏名山而納石室
也顏真卿昔觀光乎天府實荷公之獎擢見命為序
豈究端倪時則永泰元年仲秋之月至若世系閭閻

蓋存諸別傳此不復云

鄆州谿堂詩序

唐韓愈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以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為鄆曹濮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既一年褒其軍號曰天平軍上即位之二年召公入且將用之以其人之安於公也復歸之鎮上之三年公為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衆志大固惡絕於心仁形於色竭心力以供國家

之職於時沂密始分而殘其帥其後幽鎮魏不悅於政相扇繼變復歸於舊徐亦乘勢逐帥自署同於三方惟鄆也截然中居四鄰望之若防之制水恃以無恐然而皆曰鄆為寇巢且六十年將彊卒武曹濮於鄆州大而近軍所根柢皆驕以易怨而公承死亡之後掇拾之餘剥膚椎髓公私掃地亦立新舊不相保持萬目睽睽公於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為大若幽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此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衆

未熟化以武則忿而憾以恩則橫而肆一以為赤子
一以為龍蛇億心罷精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
教之行衆皆戴公為親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讎非人
之情故曰易於是天子以公為尚書右僕射封扶風
縣開國伯以褒嘉之公亦樂衆之和知人之悅而侈
上之賜也於是為堂於其居之西北隅號曰谿堂以
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從事陳魯謂其衆言
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累公之化惟

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躋登茲不亦休乎昔
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然斯堂之作意者有
為而暗無詩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乃
使來請其詩曰帝奠九壺有葉有年有荒有條河岱
之間及我憲考一牧正之視邦選侯以公來尸公來
尸之人始未信公不飲食以訓以徇孰饑無食孰呻
孰歎孰冤不問不得分願孰為邦蠹節根之螟羊狼
狼貪以口覆城吹之煦之摩手拊之箴之石之搏而

磔之凡公四封既富以彊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
師征不寧守邦公作谿堂播播流水淺有蒲蓮深有
蒹葦公以賓燕其鼓駭駭公燕谿堂賓校醉飽流有
躍魚岸有集鳥既歌以舞其鼓考考公在谿堂公御
琴瑟公暨賓贊稽經諏律施用不差人用不紕谿有
蘋芣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詩左書無我斃遺此邦
是麻

濮陽吳君文集序

唐
柳宗元

博陵崔成務嘗為信州從事為余言邑有聞人濮陽
吳君弱齡長鬣而廣顙好學而善文居鄉黨未嘗不
以信義交於物教子弟未嘗不以忠孝端其本以是
卿相賢士率與抗禮余嘗聞而志乎心會其子侶更
名武陵升進士得罪來永州因奉其先人文集十卷
再拜請余以文冠其首余得徧觀焉其為辭賦有戒
苟冒陵僭之志其為詩歌有交王公大人之義其為
誄誌弔祭有孝恭慈仁之誠而多舉六經聖人之大

旨發言成章有可觀者古之司徒必求秀士由鄉而
升之天官古之太史必求八風陳詩以獻於法宮然
後材不遺而志可見近世之居位者或未能盡用古
道故吳君之行不昭而其辭不薦雖一命於王而終
伏其志嗚呼有可惜哉武陵又論次誌傳三卷繼於
末其官氏及他才行甚具云

送崔羣序

唐柳宗元

貞松產於巖嶺高直聳秀條暢碩茂粹然立于千仞

之表和氣之發也稟和氣之至者必合以正性於是
有貞心勁質用固其本禦攘冰霜以貫歲寒故君子
儀之清河崔敦詩有柔儒溫文之道以和其氣近仁
復禮物議歸厚其有稟者歟有雅厚直方之誠以正
其性慤論忠告交道甚直其有合者與是故日章之
聲振於京師常與隴西李杓直南陽韓安平洎子交
友杓直敦柔深明沖曠坦曠慕崔君之和安平厲莊
端毅高朗振邁悅崔君之正余以剛柔不常造次爽

宜求正於韓襲和於李就崔君而考其中焉忘言相
視默與道合今將寧覲東周振策于邁且餞於野或
命為之序余於崔君有通家之舊外黨之睦然吾不
以是合之崔君以文學登於儀曹敷於王庭甲俊造
之選首讎校之列然吾不以是親之於其序也載之
其末云

顏魯公文集序

宋 劉 敞

魯公極忠不避難臨難不違義是其塵垢糠粃猶祇

節而誦習之將以勸事君況其所自造之文乎然魯公沒且三百年未有祖述其書者其在舊史施之行事蓋僅有存焉而雜出傳記流於簡牘則百而一二銘載功業藏於山川則十而一二非好學不倦周流天下則不能徧知而盡見彼簡牘者有盡而山川者有壞不幸而不傳則又至於千萬而一二未可知也吳興沈侯哀魯公之忠而又佳其文懼久而有不傳與雖傳而不廣也於是採掇遺逸輯而編之得詩賦

銘記凡若干篇為十五卷學者可觀焉蓋君子多見則守之以約沈侯好學喜聚書聚書至三萬卷若是多矣然猶常汲汲如不足者至其集魯公之文使必傳於天下必信於後世可謂守之以約而尚友者乎予是以序其意

周易序

宋程頤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

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

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
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
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
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
辭以得其意則在乎人焉

春秋傳序

宋程頤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
息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

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立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道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為而已事之繆秦以建亥為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之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

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
惑者先儒之論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
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
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
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
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
惟其微詞隱義時措時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
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

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而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而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亦可復也是傳也雖

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鳧繹先生詩集序

宋蘇軾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史之不闕文馬之不借人也豈有損益於世也哉然且識之以為世之君子長者日以遠矣後生不復見其流風遺俗是以日趨於智巧便佞而莫之止是二者雖不足以損益而君子長者之澤在焉則孔子識之而況其足以損益於世者乎昔者吾先君適

京師與卿士大夫遊歸以語軾曰自今以往文章其
日工而道將散矣士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
見其兆矣以魯人鳧繹先生之詩文十餘篇示軾曰
小子識之後數十年無復為斯文者也先生之詩文
皆有為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
五穀必可以療饑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遊
談以為高枝詞以為觀美者先生無一言也其後二
十餘年先君既沒而其言存士之為文者莫不超然

出於形器之表微言高論既已鄙陋漢唐而其反復
論難正言不諱如先生之文者世莫之貴矣軾是以
悲於孔子之言而懷先君之遺訓益求先生之文而
得之於其子復乃錄而藏之先生諱太初字醇之姓
顏氏先師充公之四十七世孫云

徐幹中論序

宋 曾 鞏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
此及觀貞觀政要怪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

篇而今書此篇闕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
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所有幹中論二十篇者
非全書也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於漢魏之間魏文帝
稱幹懷文抱質恬澹寡慾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
亦稱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榮而曹操特旌命之辭疾
不就後以為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
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
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俗儒之說至於治生養性

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況至於魏之
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
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其
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濁世有去就顯晦
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其書以求其
為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
少蓋迹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之好惡觀之彼惡
足以知其意哉顧臣之力豈足以重書使學者尊而

信之因校其脫繆而序其大畧蓋所以致臣之意云
編校書籍臣曾鞏上

雜詩石刻序

宋 曾 鞏

齊故為文學之國然亦以朋比誇詐見於昔俗今其
地富饒而介於河岱之間故又多獄訟而豪猾羣黨
亦徃徃喜相攻剽賊殺於時號難治余之疲駑來為
是州除其姦強而振其弛壞去其疾苦而撫其善良
未幾囹圄多空而桴鼓幾熄歲又連熟州以無事故

得與其士大夫及四方之賓客以其暇日時遊後園
或長軒遶樹登覽之觀屬思千里或芙蓉菱荷湖波
渺然從舟上下雖病不飲酒而間為小詩以娛情寫
物亦拙者之適也通儒大人或與余有舊欲取而視
之亦有不能隱而青鄆二學士又從而和之士之喜
文辭者亦繼為此作總之凡若干篇豈得以余文之
陋而使夫宗工秀人雄放瑰絕可喜之辭不大傳於
此邦也故刻之石而并序之使覽者得詳焉熙寧六

年二月己亥序

周易本義序

宋
朱熹

易之為書卦爻象之義備而天地萬物之情見聖人之憂天下來世其至矣先天下而開其物後天下而成其務是故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順性命之理盡變化之道也散之在理則有萬殊統之在道則無二致所以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道也

兩儀者陰陽也陰陽一道也太極無極也萬物之生
負陰而抱陽莫不有太極莫不有兩儀絪縕交感變
化不窮形一受其生神一發其智情偽出焉萬緒起
焉易所以定吉凶而生大業故易者陰陽之道也卦
者陰陽之物也爻者陰陽之動也卦雖不同所同者
奇耦爻雖不同所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為其體
三百八十四爻互為其用遠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
之中暫於瞬息微於動靜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

爻之義焉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無不包其用至神而無不存時固未始有一而卦未始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窮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時而索卦則拘於無變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非易也知所謂卦爻彖象之義而不知有卦爻彖象之用亦非易也故得之於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然後可以謂之知易也雖然易之有卦易之已形者也

卦之有爻卦之已見者也已形已見者可以言知未形未見者不可以名求則所謂易者果何如哉此學者所當知也

詩集傳序

朱熹

或有問於余曰詩何謂而作也余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

節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為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為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

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狩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寢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為法惡之不足以為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

所以為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過於傷是以二篇獨為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

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徃徃聖人之徒固所以為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于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為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猶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為經所以人事決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柰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

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咏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性情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

大學章句序

朱熹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

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知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浸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

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

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聖賢之君
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頽敗時則有若
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
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
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
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
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
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

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于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復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

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為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為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已意補其闕畧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于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

中庸章句序

朱熹

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
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
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
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
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
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

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
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
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
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
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
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
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
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

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
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
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
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
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為君臯陶伊傅周
召之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
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
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

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
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
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
更互演繹作為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
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
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
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
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

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
又再傳以得孟氏為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
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
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
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
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
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為
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說而得其心也惜乎

其所以為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以自為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即嘗受讀而竊疑之沉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中既為定著章句一篇以竢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畧且記所嘗論辨取舍之意別為或問以附其

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畧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

中庸集解序

朱熹

中庸之書子思子之所作也昔者曾子學於孔子而得其傳矣孔子之孫子思又學於曾子而得其所傳於孔子者焉既而懼夫傳之久遠而或失其真也於

是推本所傳之意質以所聞之言更相反覆作為此書孟子之徒實受其說孟子沒而不得其傳焉漢之諸儒雖或擎誦然既雜乎傳記之間而莫之貴又莫有能明其所傳之意者至唐李翱始知尊信其書為之論說然其所謂滅情以復性者又雜乎佛老而言之則亦異於曾子子思孟子之所傳矣至於本朝濂溪周夫子始得其所傳之要以著於篇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遺旨而發揮之然後其學布於天下然明

道不及為書今世所傳陳忠肅公之所序者乃藍田
呂氏所著之別本也伊川雖嘗自言中庸今已成書
然亦不傳於學者或以問於和靖尹公則曰先生自
以不滿其意而火之矣二夫子於此既皆無書故今
所傳特出於門人記平居問答之辭而門人之說行
於世者惟呂氏游氏楊氏侯氏為有成書若橫渠先
生若謝氏尹氏則亦或記其語之及此者耳又皆別
自為編或頗雜出他記蓋學者欲觀其聚而不可得

固不能有以考其異而會其同也熹之友會稽石君
懿子重乃始集而次之合為一書以便觀覽名曰中
庸集解復第其錄如右而屬熹序之熹惟聖門傳授
之微旨見於此篇者諸先生言之詳矣熹之淺陋益
有行思坐誦沒世窮年而不得其所以言者尚何敢
措一辭於其間然嘗竊謂秦漢以來聖學不傳儒者
惟知章句訓詁之為事而不知復求聖人之意以明
夫性命道德之歸至於近世先知先覺之士始發明

之則學者既有以知夫前日之為陋矣然或乃徒誦其言以為高而又初不知深求其意甚者遂至於脫畧章句陵藉訓詁坐談空妙展轉相迷而其為患反有甚於前日之為陋者嗚乎是豈古昔聖賢相傳之本意與夫近世先生君子之所以望於後人者哉熹誠不敏私竊懼焉故因子重之書特以此言題其篇首以告夫同志之讀此書者使之毋跂於高無駭於奇必沉潛乎句讀文義之間以會其歸必戒懼乎不

睹不聞之中以踐其實庶乎優柔厭飫真積力久而
於博厚高明悠久之域忽不自知其至焉則為有以
真得其傳而無徒誦坐談之弊矣抑子重之為此書
采掇無遺條理不紊分章雖因衆說然去取之間不
失其當其謹密詳審蓋有得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
之意惟哀公問政以下六章據家語本一時問答之
言今從諸家不能復合然不害於其脈理之貫通也
又以簡帙重大分為兩卷亦無他義例云

論孟集義序

朱熹

論孟之書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古今為之說者蓋已百有餘家然自秦漢以來儒者類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其溺於卑近者既得其言而不得其意其驚於高遠者則又支離踳駁或乃并其言而失之學者益以病焉宋興百年河洛之間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於孔子孟氏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發明二書之說言雖近而索之無

窮指雖遠而揅之有要使夫讀者非徒可以得其言而又可以得其意非徒可以得其意而又可以并其所以進於此者而得之其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至矣間嘗蒐輯條流以附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學之有同於先生者若橫渠張公范氏二呂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說以附益之名曰論孟精義以備觀省而同志之士有欲從事於此者亦不隱焉抑嘗論之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

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擴之端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是則非識先生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呼茲其所以奮乎百世絕學之後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傳也歟若張公之於先生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為孔氏之顏曾也今錄其言非敢以為無少異於先生

亦曰大者既同則其淺深踈密毫釐之間正學者所以盡心耳至於近歲以來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又或出其書焉則意其源遠末分醇醜異味而不敢載矣或曰然則凡說之行於世而不列於此者皆無取已乎曰不然也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近世二三名家與夫所謂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其攷證推說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間學者有得於

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而無得哉特所以求夫聖賢之意者則在此而不在彼耳若夫外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異端之說者則誠不可以入於學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夸足以欺世也而流俗頗已鄉之矣其為害豈淺淺哉顧其語言氣象之間則實有不難辨者學者誠用力於此書而有得焉則於其言雖欲讀之亦且有所不暇矣然則是書之作其率爾之譔雖不敢辭至於明聖傳之統成衆說之長

折俗流之謬則竊亦妄意其庶幾焉

春秋胡氏傳序

宋 胡安國

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仲尼就
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明宗旨目
為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
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為
已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已所當叙五禮弗庸已所當
秩五服弗章已所當命五刑弗用已所當討故曰文

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以天自處斯文之興喪在已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敘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分而禮自此可庸有德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勸有罪者必貶而惡自此可懲其志存乎經世其功配乎抑

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虎豹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興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

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自先聖門人以文學名科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詞蓋立義之精如此去聖既遠欲因遺經窺測聖人之用豈易能乎然世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耳苟得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炙之也而春秋之權度在我矣近世推隆王氏新說按為國是獨於春

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講斷
國論者無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日
消噫至此極矣仲尼親手筆削撥亂反正之書亦可
以行矣天縱聖學崇信是經乃于斯時奉詔旨輒
不自揆謹述所聞為之說以獻雖微詞奧義或未貫
通然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大法畧具庶幾
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云

書經集註序

宋
蔡 沈

慶元己未冬先生文公令沈作書集傳明年先生歿
又十年始克成編總若干萬言嗚呼書豈易言哉二
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而淺見薄識
豈足以盡發蘊奧且生於數千載之下而欲講明於
數千載之前亦已難矣然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
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
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
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

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
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
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
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
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
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者如
何耳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
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

舍是書何以哉沈自受讀以來沉潛其義參考衆說
融會貫通迺敢折衷微辭奧旨多述舊聞二典三謨
先生蓋嘗是正手澤尚新嗚呼惜哉集傳本先生所
命故凡引用師說不復識別四代之書分為六卷文
以時異治以道同聖人之心見於書猶化工之妙著
於物非精深不能識也是傳也於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之心雖未必能造其微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
書因是訓詁亦可得其指意之大略矣嘉定己巳三

月既望序

禮記集說序

宋 陳 澠

前聖繼天立極之道莫大於禮後聖垂世立教之書亦莫先於禮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孰非精神心術之所寓故能與天地同其節四代損益世遠經殘其詳不可得聞矣儀禮十七篇戴記四十九篇先儒表章庸學遂為千萬世道學之淵源其四十七篇之文雖純駁不同然義之淺深同異誠未易言也高密鄭氏

祖識緯孔疏惟鄭之從雖有他說不復收載固為可恨然其灼然可據者不可易也近世應氏集解於雜記大小記等篇皆闕而不釋噫慎終追遠其闕於人倫世道非細故而可畧哉先君子師事雙峰先生十有四年以是經三領鄉書為開慶名進士所得於師門講論甚多中罹煨燼隻字不遺不肖孤僭不自量會萃衍繹而附以臆見之言名曰禮記集說蓋欲以坦明之說使初學讀之即了其義庶幾章句通則蘊

奧自見正不必高為議論而早視訓詁之辭也書成甚欲就正於四方有道之士而衰年多疾遊歷良艱姑藏巾笥以俟來哲耳

廉先生序

宋 李格非

齊郡有廉先生者隱君子也少時一負書應舉既而不知其憎世而醜俗歟亦愛其身以有待歟不然得喪輕重已判於胸中歟年未四十忽然來隱於齊東湖山之鬱盡束其生平所讀書置屋棟間而獨抱夫

易以老焉其大者則格非智誠恐不足以知之蓋言
所可知以推所未知者則先生始來築室結廬植竹
數千木數百若甚暇且易而其堅完蕃茂它人畢力
莫能及人疑之曰此先生築室植木有術既而又見
其種田百畝活十餘口年歲無不給則曰是必能化
黃金後四十年考其壽當八九十而見其猶有童顏
也則曰必能餌丹人數以告先生泛焉受之不辭或
從而求其術則告之曰是安得術吾於築室植木也

知不以彼之成壞易吾之誠於家也知不以彼之盈
虛奪吾之常理於身也知不以思慮撓情吾之胸中
如是耳安得術雖然若有問治天下國家者吾亦將
以是語之其友王文恪公既顯欲薦之朝度先生不
可屈乃止治平中詔求遺逸刺史王才叔將迫先生
行先生陰使人進其弟子馮雖馮終身不知也格非
之兄和叔以為其不苟於古可似黔婁其難際似叔
度其藏節匿行使世莫得名其高則非仲長子光不

可偕也以考夫功業則疑其數十年間天下之人有
時忠順豈樂之意莫知其然而生忍戾之人亦有時
乎悔艾之心莫知其然而作天地之氣其容與調暢
足以養萬物而秀嘉草者恐斯人與有功焉

魯義姑詩序

明薛瑄

魯義姑者今魯之寧陽人也當春秋時齊兵入境見
一婦人抱一兒攜一兒以行兵且及之婦人乃棄其
所抱抱其所攜急趨山谷齊將異焉追及而問其故

婦人對曰棄所抱者子也抱所攜者姪也妾迫於兵懼子姪不能兩全故寧抱姪棄子將割私愛而全公義也齊將義其言遂釋之且使言其事於齊君遂還師魯得免於兵因訪得婦人賜之帛號曰義姑其姓名則史失其傳矣於戲義者天理民彝之大端也義姑一婦人耳乃於兵戈危迫之際能權天理之宜寧割愛子之恩以全存姪之義遂致義感齊人卒安宗國視世之人背公義而溺私恩者平時尚然况顛沛

流離之際乎然則義姑賢遠於人矣順天府尹王公
惟善實為邑人讀書而好義於義姑之事雖在千百
年之前猶欲表白之以勵俗乃求士大夫之詩章以
發揮其潛德詩凡若干首皆得比興之體諷詠之間
足以感發人之善心其於世教不為無補因屬余序
書其事於卷端

山東鄉試錄序

明 王守仁

山東古齊魯宋衛之地而吾夫子之鄉也嘗讀夫子

家語其門人高弟大抵皆出於齊魯宋衛之間固願
一至其地以觀其山川之靈秀奇特將必有如古人
者生其間而吾無從得之也今年為弘治甲子天下
當復大比山東巡按監察御史陸偁及其左布政使
曹元按察使戈瑄輩以禮與幣來請守仁為考試官
故事司考較者惟務得人初不限以職任其後歷四
十年來始皆盡用學職遂至應名取具事歸外簾而
糊名易書之意微自頃言者頗以為不便大臣上其

議天子曰然其如故事於是聘禮考較盡如國初之舊而守仁得以部屬來典試事於茲土雖非其人寧不自慶其遭際又况夫子之鄉固其平日所願一至焉者而乃得以盡其所謂賢士者之文而考較之豈非生平之大幸與雖然亦竊有大懼焉夫委重於考較將以求才也求才而心有不盡是不忠也心之盡矣而真才之弗得是弗明也不忠之責吾盡吾心爾矣不明之罪吾終且奈何哉蓋昔者夫子之時及門

之士常三千矣身通六藝者七十餘人其尤卓然而顯者德行言語則有顏閔予賜之徒政事文學則有由求游夏之屬今所取士其始拔自提學副使陳鎬者蓋三千有奇而得千有四百既而試之得七十有五入焉嗚呼是三千有奇者其皆夫子鄉人之後進而獲遊於門牆者乎是七十有五人者其皆身通六藝者乎其亦有卓然而顯如顏閔游夏之徒者乎夫今之山東猶古之山東也雖今之不逮於古顧亦寧

無一二人如昔賢者而今之所取苟不與焉豈非司
考較者不明之罪歟雖然守仁於諸士亦願有言焉
夫有其人而弗取是誠司考較者不明之罪矣司考
較者以是求之以是取之而諸士之中苟無其人焉
以應其求以不負其所取是亦諸士者之恥也雖然
予豈敢謂果無其人哉夫子嘗曰魯無君子者斯焉
取斯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夫
為夫子之鄉人苟未能如昔人焉而不恥不若又不

知所以自勉是自暴自棄也其名曰不肖夫不肖之
於不明其相去何遠乎然則司考較者之與諸士亦
均有責焉耳矣夫司考較者之責自今不能以無懼
而不可有為矣若夫諸士之責其不能者乃猶可以
自勉而又懼其或可以自畫也諸士無亦曰吾其勗
哉無使司考較者終不免於不明也斯無愧於是舉
無愧於夫子之鄉人也已

顏魯公文集序

明
楊一清

文章節義天地間元氣所關而國家氣運興衰端必
由之然是二者造物恒若有所靳不兼以畀人夫節
義苟歟文雖工君子亡取焉唐之文韓柳最著論者
終醇韓而疵柳非其文之弗若也節義弗若也當祿
山亂作豺豕哮噬前無堅城顏魯公首倡大順以烏
合之衆嬰賊鋒列郡應之如響使賊逡巡不敢長驅
而西明皇得從容狩蜀靈武受禪郭李卒成收復之
勲要之義氣所激公之功居多比其正色立朝公言

直道屢斥屢復百折不屈以戕其軀公之節義炳炳
震盪若是隻字片語固當見重於世而況其高文大
冊典則沈厚真足以昭示亡極乎公之文初輯于宋
人沈氏劉原父序之留元剛氏又續為搜輯刻之以
傳今多不存學者罕得而見散見於金石間者千百
之一二耳近錫山安國民泰得傳錄舊本志重梓之
請予序夫公之節義不待文而顯然讀其文可槩知
其心公之文非有意于傳而重其人則其文章不容

不與夫節並傳也抑予于公之存歿而有以得夫唐
室興亡之機方公之舉義明皇聞之曰朕不識顏真
卿何如人乃能若是至肅代德宗時則既知之矣是
時國步雖艱不若天寶之急授之將可折衝任之相
能定國使究其用方岳不竊命乘輿不播辱獨奈之
何數君者知而不能用用之弗久且專蓋楊炎元載
盧杞輩媚嫉于上而一二羣小又構毀于下以成其
私公徒抱孤忠躑躅不展卒死李希烈之手盧杞為

之也而唐之亡亦胚胎於是矣公乎何損哉於戲是
固有非人力之所及者矣予何人斯敢序公集而請
者之意有足嘉者不可以默顧是集未經較訂訛譌
至不可讀誠得知言者釐正而銓次之則詞林鉅工
別自有序述之者奚俟予言

十三經注疏序

明任濬

洛書出而文字立文字立而經乃伊始矣自尼山記
政教得失易詩書禮樂春秋並列為六司馬遷因之

稱曰六藝班史無譏焉又以五學配五常而論語孝
經并記六藝畧中若漆園氏述孔子西藏書周室繡
十二經以說老聃則一以為六經六緯一以為易上
下經十翼一以為春秋十二公經也周續之通十經
則五經五緯也唐甲部經錄其類十一則易詩書禮
樂春秋孝經論語讖緯經解小學也其明經取士之
九經則禮記春秋左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
易尚書春秋公穀為小經宋合三傳舍儀禮而以易

詩書周禮禮記春秋為六經又以孟子論語孝經為
三小經則宋所稱九經也若夫石室十三經始自孟
蜀蓋上翼五經若繁星配斗西下比小學識緯諸篇
則又江淮河洛之俯視夫弦蒲具區僊養餘祈矣且
夫漢儒之為功於經也烈矣自秦火熄挾書令除然
三代舊篇淹沒淪喪高堂北平顏芝伏勝后蒼費直
毛萇向歆父子孔安國之徒口授筆錄網羅放失發
塚壁之藏編煨燼之跡逮東京魏晉馬融鄭玄服虔

王弼何休趙岐王肅杜預郭璞范甯鄭衆諸賢咸攷
詳異同辨正得失鑽厲遺言窮年白首迄乎六朝雲
擾南北中分章句好尚互有偏執南人簡約得其精
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以至正義辨於貞觀二禮詳
於永徽端拱咸平復加較正經傳註疏始成全帙蓋
桃弧棘矢革路籃縷以啓山林莫喻其勞而典章名
物草木鳥獸字析句比雖縲人治絲鍼人治組天官
之九野三垣建章之千門萬戶莫喻其詳且密也而

士苟志在稽古正學則舍此何適矣然學士或白首
不見全書即辟雍之籍蠹老塵封齋受誦讀卒業者
闕焉又或譌謬相衍抵牾不保讀之如含瓦石毛生
茲刻獨為完善於以羽翼聖經有功於王者表章之
事者也且此書之聚訟亦從來多故矣十翼後先象
彖分合孰是孰非孔壁伏書古今何辨幽何別乎雅
頌衛邶鄘何分闕雎盛衰安昉冬官何闕考工何補
職方禹服山川曷據王制月令漢儒何以附會夏時

周月正朔焉憑膏肓墨守廢疾之論三傳優劣胡為
紛紛以至詩之有齊魯韓內外易之有施孟梁丘京
氏書之有歐陽大小夏侯禮之有大小戴春秋之有
吳助何存者什一亡者什九疑信廢興斯編具在昔
人云聖人之經昭若日月而先儒又謂六經註我我
註六經夫以人心自有之六經而窺乎日月我註註
我正復不隔誠好學深思以探其意又安在漢人窮
經而經亡哉故曰六經載道之文能觀聖人作經之

意知為儒者希天之業也嗚呼深遠矣漢博士以五經待詔每國有大政大疑則各以所名一經奏斷而朝廷稱制決焉雋京兆處衛太子事雖復引義不精而猶能援古決疑倉卒定變況其果能以禹貢治河以春秋折獄以三百篇當諫書以周禮致太平以論語半部佐定天下者哉則其窮經致用執此以往有不可勝用者矣嗟乎毛氏一經之功臣也漢有二毛其苗裔乃能合十三經而日星之其亦可謂淹雅綜

勤有志表章豈特為海虞稽古正學之一人哉

儀禮鄭註句讀序

國朝 張爾岐

在昔周公制禮用致太平據當時施於朝廷鄉國者
勒為典籍與天下共守之其大體為周官其詳節備
文則為儀禮周德既衰列國異政典籍散亡獨魯號
秉禮遺文尚在孔子以大聖生乎其地得其書而學
焉與門弟子修其儀定其文無所失墜子思曰仲尼
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孔子亦自曰吾學周禮今用之

吾從周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並謂此也秦氏任刑
廢禮此書遂熄漢初高堂生傳儀禮十七篇武帝時
有李氏得周官五篇河間獻王以考工補冬官共成
六篇奏之後復得古經五十六篇於魯淹中其中十
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餘三十九篇無師說後遂逸
漢志所載傳禮者十三家其所發明皆周官及此十
七篇之旨也十三家獨小戴大顯近代列於經以取
士而二禮反日微蓋先儒於周官疑信各半而儀禮

則苦其難讀故也夫疑周官者尚以新室荆國為口實儀禮則周公所定孔子之所述當時聖君賢相士君子之所尊行可斷然不疑者而以難讀廢之可乎愚三十許時以其周孔手澤慕而欲讀之讀莫能通旁無師友可以質問偶於衆中言及或阻且笑之聞有朱子經傳通解無從得其傳本坊刻考註解詁之類皆無所是正且多謬誤所守者唯鄭註賈疏而已註文古質而疏說又漫衍皆不易了讀不數繙輒罷

去至庚戌歲愚年五十又九歲矣勉讀閱六月乃克
卒業焉於是取經與註章分之定其句讀疏則節錄
其要取足明註而止或偶有一得亦附於末以便省
覽且欲公之同志俾世之讀是書者或少省心目之
力不至如愚之屢讀屢止久而始通也因自嘆曰方
愚之初讀之也遙望光氣以為非周孔莫能為已耳
莫測其所言者何等也及其砢砢讀之已又默存而
心歷之而後其俯仰揖遜之容如可睹也忠孝藹惻

之情如將遇也周文郁郁其斯為郁郁矣君子彬彬其斯為彬彬矣雖不可施之行事時一神往焉彷彿戴弁垂紳從事乎其間忘其身之喬野鄙儂無所肖似也使當時遇難而止止而竟止不幾於望辟雖之威儀而却步不前者乎噫愚則幸矣願世之讀是書者勿徒憚其難也

山東通志卷三十五之六